

城市印象

江水中挺立的中山杉

■李 晓

在无人机航拍的画面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片绿意苍苍的树木，站立在冬末春初深蓝的江水之中……这些在江水中沐浴的壮观树木，是山环水绕之城的旖旎一景。这里是重庆市万州区一个叫沱口的地方，曾经，它只是一个小小的船运码头。2009年10月，三峡工程175米水位成功蓄水后，奔涌的长江收住缰绳，于静水深流的沱口汇成了烟波浩淼的平湖。

三峡工程开始蓄水后，由于季节性水位调节，长江每年有半年的水位落差期。在低水位期，长江万州段沱口、新田、大周、新乡等地形成了24平方千米的消落区。生活在万州的罗哥说，江边消落区里那些光秃秃的滩涂好比人脸上的雀斑，削减了城市的美观度。

罗哥的想法是众多万州人的共识。于是，人们开始琢磨——可以在消落区里栽植树木吗？三峡库区消落带由于面积大、水位落差大、季节性气候反差大，其生态修复与治理可是一道世界级难题。

解题的人中，有我的朋友任凭大哥。他是万州的一位林业学研究专家。任大哥查阅了很多资料，发现一般林木在江水里被长期浸泡后都不能活下来。待在消落带被江水浸泡长达半年之久，这对树的生命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而且这些经过江水浸泡冲刷的消落带上的土壤大多贫瘠，树木根系很难茁壮成长。此外，为保护万州的一江碧水，一旦在消落带上栽树，

定不可以施肥。

经过久久寻觅，一种叫做中山杉的树种进入了任大哥的视野里。中山杉的原乡，在与万州同饮一江水的南京。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位于江苏省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用雌性落羽杉母本和雄性墨西哥落羽杉母本，杂交培育成中山杉。此树为半常绿高大乔木，树干粗壮挺拔，枝叶婆娑翩翩，具有耐盐碱、耐水湿、抗风性强、抗病虫害能力强、生长快速等特点。特别是中山杉根系发达，根须如猛兽巨爪扎入土层，最深可达3米；主根还可蔓延成四周根须，具有抗浪防沙的坚韧特性。

可中山杉一旦被移栽到万州，能够顺利落地生根吗？

2005年，三峡库区扩容清

理，一座未来的崭新之城已在万州人的殷殷目光中婀娜摇曳了。那年，700多株中山杉被移栽在江后山坡上。但那一次因为是裸根移栽，又遇上大旱，所以中山杉大都没能存活。

后来，任大哥和同事们乘船对长江万州段干流进行了详实的考察和测算，得出一个数字——长江万州段在165米与175米水位线区域的消落带总面积为1.6万亩，其中适宜栽植中山杉的滩涂及湿地面积有9375亩。

那是2009年2月，三峡工程自2008年以来经历第二次试验性蓄水后，水位退至145米左右。万州沱口的碧绿江水，睁大了亮晶晶的眼睛，张望着远道而来的中山杉。工作人

员将林场基地里特意培植的208株中山杉移栽在沱口江面170米至175米的水位区间。

208株中山杉，寄托着万州人心里的期盼。

2009年10月，三峡工程蓄水到175米，盈盈江水从三峡透迤群山漫漫而来。三峡工程蓄水，是在145米与175米之间起落。任大哥和专家们的心，也随着江水起落忐忑。望着消落区里的中山杉，看着日历，他们一天天数着日子等啊，盼啊。

2010年初春，历经5个月江水浸泡，208株中山杉长得还好吗？任大哥来到江边时，江水正缓缓退去。晨曦中，一部分高达10余米的中山杉露出了郁郁葱葱的树梢，树枝上的新芽还隐约可见。

活下来了，活下来了！任大哥欢喜不已，几乎是欢呼着打电话，将喜讯一一告诉团队的同事们。

同事们闻讯赶到江边，看到那些坚挺于万州长江消落带中的树，激动地拥抱着一起。

当江水退至160米水位线后，任大哥和同事们仔细清点，发现208株中山杉中，有204株长出了苍翠新芽。

中山杉在万州沱口率先安家落户了，它庞大根须的触角还在不断蔓延。如今，整个长江万州段消落区已有3100多亩中山杉，它们共同构成了万州长江沿岸长达70千米的绿色生态画廊。

一到水位下降，长江万州段消落区里，这些中山杉便由冬春的青翠转换成夏秋季节里的金黄色；远远望去，茂密鲜艳的条形叶子，如落在树枝上小憩的彩蝶。每年初冬，一群红嘴鸥翩翩然从远方飞来越冬，有时栖息在中山杉的树冠上。江风徐徐，体羽乳白的红嘴鸥们发出“欧、欧、欧”的欢快叫声。有时它们贴着水面飞过，激起一片片洁白水花，似在同岸边市民友善地打着招呼。红嘴鸥来万州作客，也是万州人心里的宝。

值得一提的是，万州在长江消落带成功种植中山杉，也吸引了江西鄱阳湖、湖北荆州等地纷纷前来购买苗木。中山杉成为了有效治理长江消落带的绿化树，成为了装点城市大地的美丽树。

江水中挺立的中山杉，使万州纯粹的灵魂里，多了一些重量。



飘舟
桂志强摄



闲思随笔

一条“懂哲学”的狗

■郭丹东

我一直觉得我家那条大狗懂哲学。

它的名字就叫狗，因为《边城》里的翠翠就这么喊她家的大黄狗，我家大狗也是一条大黄狗。它身躯长，毛很硬，只有脖颈的毛软，爪子很大。它的毛色由背部的黑色渐变到腹部、四肢、爪子变成黄色，尾巴总是翘着。

我家大狗“懂哲学”，它刚来我家时，我就发现这一点。在大狗之前，我家养过一条非常聪明的黑狗，一家人都特别爱它。也许是恃宠而骄，黑狗挑食贪吃——面条要煮的，肉要吃鲜的，我们都一一满足。可它仍不知足，竟跑到邻居家捉鸡吃，回来被我爸打了一顿。那年冬天，它因病死去，全家人哭得心碎。大狗来我家

时，我们的心灵已疲惫，所以对它没有很热烈地欢迎，也没有太多娇惯。我常常看着它想：这只狗能活多久？

没想到大狗的食欲很好，给什么吃什么。奶奶过年煮完骨头汤，扔给它一只大骨头，它啃了整整一个冬天，到了春天还在啃。初夏的一天，我看见它在院子里扒坑，刚准备呵斥，却发现它又挖出了那只大骨头。原来它不知什么时候把骨头埋进院子里了。我说，狗，这骨头都啃大半年了，扔了吧。说着我便俯下身，准备从它嘴里把骨头拉出来。不料它呲起牙，露出牙龈，哼了一声，意思是不要拿。我这才作罢。大狗的欲望真的很简单，所以它在我家舒适快乐地度过了12年的“狗生”。

叔本华说，欲望得不到满足是人痛苦的根源；爱因斯坦认

为人的欲望要简单。这个道理，大狗也懂。若它也是一个欲望多的狗，渴望家人的宠爱，渴望各种美味，恐怕无法如此长寿。

大狗也懂辩证法。在家里，它只听我老爸的。有次我和老爸在院子里和大狗玩，老爸开玩笑，手指着我，揶揄它咬我。没想到平日里对我挺友好的大狗竟对我呲牙咧嘴起来，吓得我逃进屋里。在家外，它时刻保护我家人。有次我路过别人家，他家小狗跑到门口对我一阵狂叫，吓了我一跳。这时，我家狗不知从哪里窜出来，直接冲着那狗扑了过去。我是从那大爪子在地上的摩擦声辨认出它来的，因为它速度实在太快，我根本来不及看清楚，就听见了小狗的惨叫。

后来大狗老了，变得形而上学起来，只要有人惹它不高兴，它都要上前咬一口。有次

哥哥来家，看到院子里枣树上的枣熟了，跳起来够枣。他蹦了一下，落到地上，大狗上去就是一口。又一次，奶奶不小心踩到了它的尾巴，它上去又是一口。爸爸说，这狗不能要了，总是咬人，光是打狂犬疫苗的钱都抵得上一个月工资了。尽管如此，我和弟弟就是不同意把它送走。

那阵子村里常有狗丢失，据说是有狗贩子。因此，我担心大狗会丢失。爸爸说别担心，咱家的狗谁敢抓？可惜它还是没能躲过狗贩子的追捕。大狗是在家门口一条偏僻的街里被发现的，我们找到它时，它身上还插着针管，大概是中了针往家逃的路上倒下的。

虽然没了大狗，但我再也不怕狗了。走在乡间路上有野狗对我叫，我总是下意识地想：不想活了吧，敢对我叫？小心

我家大狗咬你！再一想，大狗已经没了，我心里一阵落寞，低头走开。这是大狗给我上的倒数第二堂哲学课：世界有多样性和统一性。世界上的野狗虽外表各异，但本质上都是狗，只要不去激怒它，冷静走开，大都不会被咬。

大狗走了，有时我想我也觉得奇怪，相处了十几年的伙伴离我而去时，多愁善感的我，竟没掉一滴泪。回想起它的模样，皮毛从光泽柔亮到暗沉发硬，到最后一点点脱落，像一朵花盛开又凋零的过程。庄子说，吊唁死者悲痛时，苦楚的根源是期望其不死，这有背自然法则。增加对万事万物的理解，可减少悲伤——这是大狗给我上的最后一堂哲学课。

当我在电脑上敲下这篇文字时，我知道，其实自己还是挺怀念大狗的。